光緒順天府志

人物志十二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二

先賢十二　　　　　　黃岡洪良品纂　江陰繆荃孫覆輯

國朝

劉毓珍 弟毓珣　子錫經 孫英　　王居仁　　朱文炳 子垣 珪 筠 珪

吳春　　李穀　　呂元龍

劉士銘　　劉俊　　史猶興

石永山　　陳鶴齡　　翁方綱 子樹培

張定國　　紀淑曾　　王大鶴

雷鑄 子學淇　　李永貴　　孫惟龍

戴聯奎　　紀曾藻　　蕭鵬起

王書香　　王振榮　　葉世經

李雅寅　　楊燕緒

趙　昺　　王　大　　方聯聚子展養孫銓

舒　位　　劉子權　　崔國祚

王殊渥　　王嵩年　　張乞人

張克城　　史　謙于善藏

國朝

劉鋮珍字儒懐號雨村甯河縣人羅源漢劉公行狀父廷弼酷嗜詩書讀通鑑善論古今得失至耄年猶手不釋卷鄉閭咸敬服之甯河闕志鋮珍其長子也幼凝重舊志自立塾師山左李來祥愛而重之數爲其父兄稱賞曰振劉氏家聲者必此人也嗣是力學益堅稍長涉獵經史尤貫徹左氏傳劉公行狀雍正十年舉人十一年進士觀政刑部期滿甯河闕志授福建建甯縣知縣建邑素稱刁悍前任多罹於辜鋮珍至其地廉潔自持爲之逐訟師禁溺女勸義倉以裕民食立

義學以振文教劉公行狀興剔學蠹能撫柔之使馴甯河縣志遇饑歲平糶穀米劉公行狀力爲民籌如入人室家而謀之甯河縣志全活甚衆兩攝邵武篆及會勘汀漳大案俱著能聲所至多歌詠功德有古循吏風焉乾隆九年題陞永春州知州入京時舟行過天妃閘中流騰涌桅纜斷絕合家惶懼舟人撒手以爲必無生理毓珍仰天祝曰吾在閩七年未嘗受民一錢今懇天所與已而風恬浪息穩載而渡舟中人盡驚以爲神歸里見雙親垂白卽陳情乞養服闋遂不仕乾隆乙丑卒年七十三弟毓珣劉公行狀

毓珣字蒼璞號竹軒喜讀書學爲文章與伯兄毓珍相倡和雍正十三年舉人中年善病因廢學雅好草書日聚古人名蹟而臨摹之三十餘年無少閒輟法遒勁自成一家識者多藏之甯河縣志

王居仁寶坻人世業農克敦孝友七世同居居仁祖母李氏善持

家年九十餘矣目失明然家口百餘人事無大小必稟命一切耕穫所收及貿易所入悉以白李貯之公家無私蓄男女皆知禮讓家長未衣食幼穉不敢先或問居仁曰翁何以得此答曰只教兒曹不背祖宗耳家有圃植杏棗諸果非成熟不采摘即有風雨摇落者童稚未嘗著口必掇拾奉李氏爲之分給其家法如此子若孫皆享大年長令過其門必式之寶坻洪志

朱文炳字豹采大興人諸生康熙五十九年上虞徐雲瑞爲順天同考官得文炳卷歎息必欲置第一人主試難之雲瑞爭曰此卷不中式可不第一不可竟擯之自是五六試輒薦亦輒報罷行年三十餘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需次爲知縣就吏部揀選命往陝西以知縣試用時雍正五年也初到陝廷謁諸上官大將軍岳公鍾琪方總督陝甘一見奇其才檄署咸甯爲省會劇邑時

西陲用兵軍書旁午於道文炳指揮立辦而官職民事不曠不弛無毫髮憾岳公欲遂奏命爲眞文炳以初服官力辭乃改知盩厔縣莅任後樂其風土厚美民人淳樸嘗加意撫字之而拂拭其英秀之士治之七年不爲赫赫聲民卒安焉文炳初到官有老役夫屆𦂳行汲夜擊柝在官勞苦甚憊而計所食利頗微薄文炳怪之卽問曰若家幾口對曰無有曰然則若何所求而役者對曰不得已耳邑抱終南而負渭水渭水岸圮而南則瀕渭以南之田入水者幾百載矣田沒賦存謂之浮糧令甲相沿子孫不得除復民頗病之小人在此一身二役以輸逋額獲免鞭撈復何求耶文炳惻然必欲去之問行官舍中見古碑摩視其文具載開南補北之說謂縣民有墾終南荒田用作賦者以當渭水所沒田稅前代嘗著於令得之欣喜趣召吏翻故牘具得其根柢卽手擘稿達於上官

爲請於

朝有

旨恐免除之所生全者幾萬家時又議鑿南山以通四川輓輸道計程可近數十日上官召文炳勘實示意指宜必可行文炳退則屏去輿馬足躡行縢裹糧餌將吏胥十人與畫者偕入山斬深有道仄纔容人兩壁斧削上瞰天一隙曲折行十數日或遇寬處稍前復窘露下溼如漆轉厓側趾失足不可救中路茇舍虎狼夜來蹲繞卧處旦見蹤跡從者股栗無人色文炳曰徐之徐前至絕壁萬丈下俯絕壑有松一株亦長數千尺松身綠毛長二尺餘其地不獨人無至者殆亙古不見風日所謂澗底松也路絕而返文炳歎曰比議勞費困人無益不可通吾不能以口舌順指卽具圖上艱險萬端具言此道必不可開或譖之上官輒呼畫者責問圖不

以寶畫者以死誓對如文炳議卒得雪陝人賴之初文炳之在盩厔其時知西安府者衡水王紹文古循吏也同官呼曰戇夫文炳亦伉直不合於眾而紹文每延見屬令獨喜與語輒移日以故得行其志久之紹文引疾罷去後來者疾文炳至則摭他事劾之落職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來以教子孫豈爲失志哉歸則置屋一區閉門約己不交一人辛巳冬恭遇

慈壽七旬文炳以都人獲與祝

釐之列蒙

恩予復知縣原銜以乾隆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九子四堂垣筠珪

朱筠先君行述

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幼善病朱筠先兄仲君行狀年十五始讀書朱筠先兄仲君墓誌銘以故父母益憐勿過督之垣承庭訓寬假而行

自檢束愈醇謹毋患乳岩經年諸方不治有巫言有所親者夜夜焚香一束跪乞禱可瘳垣則夜夜長跪雖卒不治然竟香爐垣跪毋則酣睡跪已耿耿患如初以至毋終垣骨立如束蓋侍疾及喪幾不勝也服除先兄仲君行狀中乾隆十五年舉人十六年成進士仕為山東濟陽長清兩縣知縣有仁聲先兄仲君墓誌銘而尤長於折獄獄初兩造具每周測左右遠近則中其理解數語立折人人當其情而罷其或獄搆糾結更吏數十不能決者垣至輒闞見罅谿洞達奧窔言出讞定舊牘如山可焚也山東諸老吏皆歎服推為斷才濟陽有少婦周新嫁王巧先兄仲君行狀居亡何歸甯而歸明日巧暴死朱筠少婦周紀事翁媼及鄰人來證婦毒夫死先兄仲君行狀訟於垣垣駕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兒與新婦歡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婦起設粥食兒當食腹痛趣詰新婦云鬻夕

兒拾紅白粉投新婦令入粥作食今死者食粥是新婦殺予兒也垣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粥夫實食粥死新婦欲亦食粥死舅姑奪之鄰人羣來辱詈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辨垣卽問曰巧且死何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粥中食巧巧嘔衆且至乃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益嘔且泄死餘粥及嘔猶在婦何所辨耶垣曰然趣命投粥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皆不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啟視其私入腹中垣曰是也啟其口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垣曰然又召新婦問曰嚮夕巧有所御耶固問曰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粥遂死無他狀令太息久之乃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

拜而憮然少婦周紀事泣扶婦去婦竟爲巧守節先兄仲君行狀有老婦雉經於民之外戸屈戌閗訟曰昨民擊老婦齒落故甘心焉垣驗老婦體無擊狀而齒落處有殷血痕羣里婦羅列屍側垣念旦落齒而夕即死即齒血不殷即詰羣婦曰若灌飲屍以藥亟抹之落其齒而坐民威逼耶羣婦曰無之垣躬入覗室窗櫺上有箸二其一血痕宛然即持出示仵人曰探屍口中當有落齒果然眾以爲神而民僅判爲老婦出埋鍰釋之縣故獄具有以鳥鎗取麂雉而鎗火自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垣即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訶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耶垣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鳥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他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即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垣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

可檢也垣令曰坎地架木昇棺其上弛前和及四墻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鄉縣以席燎坎注醯須臾骨如蒸狀仵人即檢訖告曰屍獨髖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垣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衆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耶垣呼水刷之骨白無浣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垣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是腐血污耳衆服垣之所見己卯年三十有七移疾歸侍父左右克孝而悌於兄弟父歿不出學釋氏之學澹然自謂有得卒年五十一先兄仲君墓誌銘

筠字笥河又字竹君學行高明少有令譽徵存錄五年十三通五經十五文成斐然朱珪竹君先兄墓誌與弟珪同補諸生負文名順天府尹蔣炳招劉文定綸程文恭景伊錢文敏維城莊侍郎存與莊學士培因及筠兄弟飲試以昆田雙玉歌諸君激賞先正事略明日皆來就訪明

年鄉試不售劉文定綸延之家修盛京志竹君先兄墓誌凡參決大事每
從容訪筠從容諷公以古大臣之事每頷之李威從游記以爲疏儻奇
士姚鼐朱竹君先生別傳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綸喜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耳李威
從游記二十六年分校會試丁父憂哀毀骨立筠素無宦情服闋遂
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兄珪詢家事曰翰林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比汝需缺也珪
函以告掌院索假呈歸曰兄貧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其强爲弟起筠不答旣而听然曰汝敗我雅興
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朱珪竹君先兄墓誌

上極賞其才學故事

御試試差大臣閱卷錄取優異者引

見辛卯筠試不入選

上顧問掌院大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選中乎

特旨命不選中者一體引

見蓋異數也遂有安徽學政之

命視學安徽（李威從游記）尤喜以六經訓詁督課士子（洪亮吉朱筠河逸事）爲刊

舊藏宋槧許氏說文廣布學宮語諸生曰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有

詔求遺書（李威從游記）筠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

就加採錄（竹君先生墓誌）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

上嘉之乃命開

四庫全書館（王昶朱君墓表）館開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

六十餘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也又請仿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先正事略）好金石文字以爲可證佐經傳請下郡國各采部內有鐘鼎碑碣橅印上之以備甄校事雖寢論者仰其雅才（徵存錄五）未幾坐事左遷編修入

四庫館修日下舊聞筠既久次望益重則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爲職終歲足不履達官門（竹君先生墓誌）初爲劉文正統勳所知及統勳在內閣不肯通刺遇筠於朝戲之曰其忘我也耶筠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也統勳稱曰狷者狷者大學士于敏中掌院事欲筠就見筠執翰林故事謂纂修官相見於館無往見禮敏中閒爲

上言筠纂書不勤

上曰命侍郎蔣錫棨趣之不之罪（徵存錄五）弟珪自山西歸從容爲筠

言宜稍和同者鈞曰子亦作是言耶珪心愧之

上知之深

特旨督學福建閩人士聞鈞來無不忭舞鈞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朱珪竹君先生墓誌）在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爲盛事而閩士攀轅走送者數百里不絕時士人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後珪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鈞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爲朱派云（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王司寇昶與鈞爲同年友官京師齊名人稱爲北朱南王（紅豆樹館詩話）卒年五十三（微存錄五）鈞之學經緯史包孕萬有（紅豆樹館詩話）古文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朱君墓表）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大典禮成祝釐宣

上功德鴻功與册裒然推首書法一本六書自然勁嫵（朱珪竹君先生墓誌）

尤喜汲引人才輶軒所至必拔諸生之雋異授業門下（蒲褐山房詩話）如大理寺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郎中任君大椿皆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皆北面稱弟子（朱君墓表）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及即有過輒掩覆之嘗校刊說文時命門生某司其事某重違筠意多所乾沒筠待之如初（紅豆樹館詩話）戴震汪中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幕中獨無閒言孫君星衍且以未見爲恨與客飲酒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竟日夜（先正事略）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朱君墓表）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先正事略）聞者悚然所居室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數千種（先正事略）考古著錄終身不倦（朱珪竹君墓誌）尤愛山水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攀蘿造其巔題名鐫石而後返云（先正事略）

珪字石君號南厓少爲文深慕黃公石齋祖與高安朱文端軾相友善父文炳受經於高安遂盡傳高安之學紅豆樹館詩話年十七舉乾隆十二年鄉試與叔兄筠同榜有二朱之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尋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分巡糧驛道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二聖麻三相公牛頭大王鐵頭和尚諸淫祠民大驚服朱錫經南厓府君年譜二十八年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婺自位假平臺灣功冒武職獄連數十人珪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獄之僅戮一撰譜者屍先正事略子孫得不坐南厓府君年譜二十九年丁父憂服闋授湖北按察使時頻甸用兵珪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珪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

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辛卯護理山西巡撫

議奏舊土默特當差官兵盤費又奏新開牧地米石請改徵折色

以便民除弊奏上下部議行南厓府君年譜以方正爲巡撫所嫌謂其不

諳吏治正雅集小傳按察使黃檢奏珪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明

年入

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

仁宗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授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

箴於

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仁宗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九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一年

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

冬還

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

經筵進講時

諸皇子侍班聽講先正事略珪講尹誥說命之篇

天心愉悅陳壽祺朱文正公神道碑顧謂

仁宗曰汝師傅所講甚善授安徽巡撫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

之至新嶺有欲中傷歙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饘餌進珪恬然飽之先正事略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暎咭唎國入

貢呈土物於總督卻之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

降旨內召（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將相之尋以治安南艇盜毅左遷復爲安
徽巡撫（陳壽祺朱文正公神道碑）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卹親給之官吏莫敢
侵（先正事略）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珪曰疑而索之是激
之變也乃密籌防禦徧莅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
示備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
兵部尚書調吏部尚書皆留巡撫任（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會
高宗純皇帝上賓
仁宗馳驛召之珪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膺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恒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身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
而欲爲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

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霈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覲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奬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上執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自是凡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不關白軍機大臣第在外城遠且隘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
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總裁己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尚書時
上禁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
於是安徽有加增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珪思之
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
加賦之害不可行竝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珪駁曰前
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
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蒞
海沙地賦珪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故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
視上中田埒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將別有

漲地亦不肯報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珪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於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稾奏

上旨題之嘉慶五年秋兼署吏部尚書坐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彭文勤墜馬西華門內珪呼其輿入門舁之復違例議降鐫三級留任六年陪祀

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胯

賜醫

賜食絡繹於道遣內監齎

硃諭至第視病且詢事三月小愈即趨

朝七年秋扈

蹕灤陽宣

制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翰林院學院學士春夏皆留京辦事大臣九年春

駕幸翰林院先期晉太子太傅及幸院

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

賜珪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年春珪感疾

上命游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年七十六矣九月乞休

上曰侍卿八十當爲壽旋

命戶部尚書戴衢亨齎賜詩十韻及玉鳩杖
諭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賜御醫視疾十二月乙亥力疾作芻獻詩先正事略有云天道神難測
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丁卯夜半薨
上震悼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己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
降制曰乾隆朝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鑒其品節
賜諡文正易名之典特隆顧劉統勳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
職復蒙

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敭歷中外從未稍蹈愆尤絶無瑕
玷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简爲朕師傅其所陳説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道
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以當
正字而無愧毋庸内閣擬請著即賜諡文正又曰本日朕臨奠醊
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復撰抒痛
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於殯前焚之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所門上巳日
上諭
西陵蹕路距珪墓數里
上遥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大臣詣墓

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珪總修有年
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珪在翰林時（先正事略）國家有大
典禮撰進雅頌詩册文跋
高宗必親覽之以為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諸
皇子
皇孫寫為副
聖製詩或寄示命和（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所著知足齋詩文集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律詩四章於卷首（先正事略）珪於經術無所不通取士務以經策
較四書文銳力以求樸學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深惆惜焉撫安
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莊治惟珪未受一錢清操亮節人皆仰之（阮元朱文正公神道碑）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閒自發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咢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乃知朱子注參同契非空言也年四十餘即獨居迄無妾媵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其知之者深矣（先正事略）

子錫經錫爵錫爵子英（朱氏家譜）

錫經字習之別號古華乾隆四十三年舉人蔭刑部員外郎是時

文正公珪甫自安徽

內召門下士半天下履聲車轍盈戶巷一時稱盛錫經入署供職

朝告夕面趨庭之暇卻埽焚香閉門謝客以故通家子多不識其有識之而呼於

朝錫經左右顧亦終莫能辨閒有一二往來非寒士必冷官也嘗

歎曰人生自有分定胡役役自苦爲耶初珪出撫安徽暨遷兩廣錫經在都珪手書寄之曰吾在外不以家事爲念第吾去京師遠吾力所不辦者汝以子職代父職可乎値

高宗純皇帝御製五集告成珪以文學侍從之日久意有所獻替草創大略示錫經錫經乃研心蒐討排分類比纖悉莫遺首以

御製古文涉於說經論史者匯爲兩部又以

御製詩合五集爲四門門之類各四十名曰紀實每一編成郵筒寄珪珪按編披讀綴以敘論以頌揚

聖天子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之至意書進

天子覽而嘉之歲丙寅珪卒方小祥一日

仁宗顧問大臣曰朱珪之子錫經何如左右錯愕皆莫對
上曰朕見其體豐而質是殆不能作有司官耳值
高宗實錄告成恭預其事者諸故大臣子並邀議敘於是
特旨以四品京堂用異數也歲己巳補太僕寺少卿明年庚午春
扈
蹕
東陵屢蒙
召見並
命和詩蓋浸嚮用矣未幾卒於位
上初聞疾
特命內閣中書梁承福帶同太醫院官來視疾既
聞其不治迺

命寄信兩江督臣傳諭候補道朱涂星夜來京比卒

給內庫銀三百兩於家

命詹事府右庶子黃鉞爲治喪事蓋

聖恩眷念故臣久而靡已如此（朱錫庚從兄晉之行狀）

英字宣初幼穎悟卓犖不羣有矯然出塵之致經史皆博覽習由諸生遵例報捐郎中籤分刑部後改知府分發山東而卒英精於六書出其餘藝得顧愷之吳道子筆妙山水人物花草鳥獸蟲魚潑墨濡毫出人意表其運用自然造於精微宴游偶想酢後乞書者紛至沓來一一應之無倦色或筆墨不具以煙煤隨手寫之每饒別趣人得其片楮珍如拱璧山水法宋元周規折矩非近今揣摹者所能夢見或深厚沈秀兼二王之表而小品超逸凌遠幾於香光雲林無以復辨（朱氏譜傳）

李紱字佩廷號杏浦學者稱杏浦先生宛平人父孔嘉官雲南永
昌府知府紱生而俊邁有幹畧年十七父以罷官滯滇中即能奉
母牛太夫人歸里營大父葬事豐儉皆中禮治家嚴肅而門庭雍
睦兄弟互相切劘收恤徐氏孀妹撫孤甥約以婚姻而自督之誦
讀訓責之嚴與諸子無異稍或懈弛輒泣涕霑襟屢陳其母之苦
務使感動而後已乾隆元年舉人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授職編修乙亥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庚辰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壬
午提督湖南學政乙酉授奉天府府丞以保舉教職鐫級壬辰授
通政司參議癸巳再授奉天府丞庚子陞大理寺卿壬寅授內
閣學士提督江西學政甲辰授江西巡撫旋調湖北乙巳轉兵部
侍郎歷工部吏部授左都御史入直
上書房

賜紫禁城騎馬平生貞不絕俗不欲皦皦露圭角而義所當爲未
嘗不爲如官奉天府丞時奏毁前明遼礎碑碣官湖南巡撫時奏
賑茶陵水災奏增衡郴諸路驛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
俞允官御史時奏吏部胥魁受賕奏浙江巡撫匿災並邀
褒嘉尤不愧風憲職性喜讀書暮年尚手錄文選作詩不下數千
首皆付子孫藏弆不欲與才士爭名然文章具有法度一典鄉試
再督學政兩任奉天府丞所甄拔皆得人其奏定盛京宗學章程
增設副管司察核併奏修瀋陽書院聚諸生講肄教士亦具有規
程即其所學可知矣卒年七十九子二人長之棫官郴州知州次
之杞官工部司務紀昀杏浦學士墓誌銘
呂元龍字鱗洲一字慕堂大興人崇禎甲申之變有名相者官千
戶守永定門城破罵賊賊以刀斫之死旁有卒義之持一骨出城

歸其家人埋室中其役亂平以術者言曰吉卽墳焉不改葬元龍七世祖也元龍生而眉目秀偉素不善彊記獨解悟絕人七歲丁祖父憂擗踊就哭位若成人弔者莫不奇之及長果力學工文章顧尤摯於天性其出就外傅也亟慕父母日三四入內問安否而詭以便旋請師師曰孺子何數也元龍肅然以情對師曰果然善矣居頃讀禮記至顯揚先祖所以崇孝擲卷歎曰人子不當如是耶因念先世未嘗以科第顯者意必欲致之以得父母歡心於是斲木爲矮屋如棘闈狀屬文則日夜坐其中久之中乾隆十五年舉人越日與宴於順天府署歌鹿鳴而退攜所宴物歸致祭於先人之廟旣薦輒大慟伏不起曰吾祖不及食此耶賀者咸欷歔太息明年試禮部不第乃益發憤讀書其出聲如鐘所善韓生亦喜讀書居比鄰旦旦夜夜牆東西吚唔相倡答也韓生妻賢而善品

藻人聞書聲謂其夫曰此子聲大而中淒以悲其心有不自得者乎韓生以告元龍喟然曰夫人知我旣而曰脫世知我如夫人者我豈不第哉即又慟哭每早起則望其家頓首拜人或以爲狂是歲壬申再試禮部愈苦心爲文嘔血而罷又二年甲戌以疾甚不得應試又一年而卒年三十有一妻朱氏鈞姊也卒後固欲死之服金約指者一引鍼自刺其心者一雉經者一皆以救得解數責鈞曰弟胡以姑息愛我鈞與弟珪泣而請曰姊當強撫此藐孤使呂氏有後姊始頷焉子麟朱鈞呂君行狀

吳春固安人丐者目瞽因母與妻不和遂棄妻子令異居而已與弟乘母居弟爲傭春丐乞自食粗惡以美者奉母二十年不變後得二子家頗饒裕人以爲孝之所致固安陳志

劉俊涿州人回民也父武以御車爲生因外出客死於汴梁俊聞

信卽欲往尋父尸而家貧母老勢難遠離每向人言輒泣下數行後數年母歿遂決意如汴又苦道遠無貲親友又無可告貸者乃沿途行乞至汴數月始得父骨負之以歸與母合葬焉涿州續志

史猶興初名積書字若豪順天人家素貧讀書深自刻苦武億史若豪先生狀略館朱學士筠家兄積詩年三十矣未授室數來館中與猶興共土榻卧卧且病嘔血良劇猶興則夜起抱兄坐而以竹器紙藉其中手承兄所嘔血且慰解之兄嘔益甚比日出筠踉蹌入館中見榻間竹器血盈者八九猶興顧兄息少定赧然捧器而出之於外適年兄竟死是時見者皆言猶興之待疾克友也弟積禮慧巧而好博簺以游數抱持館穀爲弟償負久之弟竟以博死猶興哭之益自悲初娶於魯魯適官事破其產徙家而南已而癸亥道母喪獨與老父居於是益顛躓無所向會舅袁儒行爲定興教諭猶

興舉家往依之而身獨走保定授經用嚴課其門弟子弟子從遊者日以進定興去保定百餘里歲時節候省老父雖貧歡甚婦魯亦撙節館修所入供甘旨無闕定興人咸稱道之然父故倜儻亦篤嗜博戲謂魯曰新婦食吾旨而甘不若吾博之甘也取兒館所入來魯不敢言謹進之父輒去與博徒遊盡而反冬寒猶興自保定裝毳裘以遺父父亦質而償博退而反舍不言寒且饑倜儻如故猶興歸輒泣諫父笑曰吾助窮者以錢欲人德焉何如吾無德名而窮者受吾錢之益耶猶興泣不言亘久父領之益竭蹶爲父具一裘躬具甘與旨偕婦進之父衣裘卒餐罷顧曰吾姑去博徒所束手觀之何如往觀則繼日以夜輒往侍立不敢言父顧曰去盍觀十餘日而父博如故凡在保定館所入為父博盡者七八雖泣諫而未嘗怨也猶興嘗以國子監生從吏部試職可就河工得

小官以給養（朱筠史先生墓碣銘）顧自念父垂老違左右失親歡（若蒙史先生狀略）以故不行歲庚辰（史先生墓碣銘）大興朱珪以翰林出爲福建糧儲道欲邀與俱致書幣以請父亦促治裝猶與不獲已就行歲餘珪攝鹽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苛細伺微隙摘其過欲以邀重賂用商徒猶與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其義賕千金交歡猶與固謝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去於時眾議洶洶謂不辨將受垢猶與顧念事明則彼不復齒於人即又固謝不可（史若蒙先生狀略）客或饋酒食對之愀然不舉以父之遠不得養也久之甲申得父書字書款衰不如其恆則泣下辭館即日歸歸而問父故無恙作書時會不適耳顧父須鬢皓白退而歎曰吾歸晚矣越歲疾作比卒執父手曰兒不獲侍父終天年天乎（史先生墓碣銘）泣語子兆蘭曰兒勉事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瞑遂卒

狀略

劉士銘字鼎彝宛平人父繼芳初自保定之雄遷於順天之西路長新店僦妻朱躬耕西山之麓而以讀課其諸子有子三人長若愚次以成士銘其季也早慧強記誦聞郡有藏書家輒往假手錄其本閒走書肆索觀故書立盡其卷不錯一字而歸以校讐錄本之善否里中耆舊咸嗟異之蓋自是終身得暇未嘗手釋卷也長新店距京師之廣甯門三十餘里年十七行游京師慨然曰盛哉乎人文乃移家入都門到白紙坊東購房數楹以爲讀書之所而請業於常州謝先生某學日以肆年二十以國子監生應試舉於鄉一時榜下相傳得士曰米君米君者卽士銘也後始復其本姓旣而再試禮部再不第始入貲謁選司揀發山西試爲令其年知聞喜縣聞喜故劇邑會政弛吏偷逋賦累歲而催科急民益大困

士銘至則召縣之父老謂曰令拙於催科而民賦不輸是欲見令拙也願與父老約行滾單法何如滾單法者縣出單書賦戶名先甲次乙甲受單輸賦畢而單至乙乙受輸之如甲以次及於一縣賦戶畢然後上單於令者也父老則頓首曰如約於是士銘為畫催租役於單首行之如法國賦歲入民無譁者又縣故有市集所在迴遠盜賊竊發爲貿遷患則改市適中之所民大便利盜賊亦罷去尋授朔平府知府朔平地連北邊蒙古部人與民相雜處而郡又新設民屬府而蒙古人隸都統獄下訟輒牽掣號難治士銘則以禮往謁都統與之談讌極歡曰某奉

命來從公借治

天子人自今誓不得畫彼此界都統即前執其手曰惟公治之自是蒙古人或暴恣立杖決之久之帖然而民賴以安庚戌七月以

毋憂當罷有
旨在任守制士銘力請反葬而後赴職許之服闋補湖北安陸府
知府漢江在府城西上去襄陽七百里下去沔陽七百里水自北
來逕石城西南與大江合自石城下抵蔡家橋板橋灣由馬公州
小河口以達於南河迴折三百餘里土人謂之紅廟堤堤最要害
在昔石城遠近湖港支分用洩水勢其後日以湮塞而捍水者獨
恃堤堤不固則風旦霖夕一蟻所齧千里爲壑士銘躬親相視滲
漉與役夫同勞苦其課工視引錐穿土毫髮不損乃已郡人喜曰
我公不寐我民安睡矣會孫文定公嘉淦總督兩湖疏請調荆州
士銘曰某得荆州人以美官賀某豈此間有所利耶問府四關有
東中西北徵稅處卽令曰商賈自入庭中投所稅錢於櫃役是土
者不得與又問駐防兵丁糧餉故事自府支給所在州縣歲當輸

南米二十餘萬石上府卽令諸邑曰至期悉以米來不得他有所代令兵丁曰月至府支餉二日支糧三日至期一如所支各罷去諸邑盛稱曰公若少通自便亦以便人士銘曰人之不便某任其咎通則何敢乎乙巳恭奉

特命赴四川辦理臺站及金川而還庚午八月授本省驛傳鹽法道鹽法他省價並畫一獨湖廣未有定式士銘始令商價不得二且時取市中權秤親爲較其斤兩輕重毋多取民利民方謳之明年辛未三月而士銘以所轄驛站遲誤公事劾去矣初士銘之被劾也同官有軋大吏以去者繼至者疑士銘主使之輒摭細故以劾且欲窮治其他事以聞卒無所得旣而以士銘在荊州十年於是更使蹤跡之亦無狀所使者走謁曰公誠賢者然上官使某蹤跡公無所得某無以報請自書一二事告我士銘曰某不肖不敢

不自愛惟憒爲嵯使令節受商人花燈數物此破吾檢耳即書款付之所使以反命上官默然及按驛站所遲誤者在江南輿士銘無與人曰何不白之士銘曰某服官三十年今以釋負戴可矣復何求即束裝入都其冬

聖母萬壽士銘在都人祝

釐之次有

旨給五品銜自是林居者且十年己卯仲子光汾官長興士銘就養於浙買舟命杖往來西湖中久之不能去平生著述散佚惟西湖詩一卷獨存卒年六十有八士銘束髮好讀書事兩兄最謹既仕曰某已得祿矣即舉郭西田盡歸伯兄而與仲兄俱之官所兄歿哭之累日不食子弟無敢勸者有山西范君與士銘善輒通財先後貸其金殆八千他人未嘗知及官楚中聞范君疾即悉索所

有得八千金命奴馳數千里抵范氏范已死獨其弟在辭不受曰兄臨訣未嘗言此且家無券也奴以士銘命固請卒致而去朱筠劉鼎彝先生行狀

陳鶴齡名永年宛平人家本富後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婦求析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一孀婦子女又幼乞與產三分之二親族皆曰不可鶴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欲以貲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息計算當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無著鶴齡遂大貧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有李步立者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終不負人灤陽續錄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先正事略乾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己卯奉

命典試江西壬午典試湖北國朝詩人徵略榜發後重九日開讌於黃鶴
樓樓前設插瓶臨江插菊花千萬枝以侑酒明日飭裝北歸渡漢
江至大別山登晴川閣迴望黃鶴樓朗吟崔司勳詩翁氏家事略記甲申
奉
命視學粵東國朝詩人徵略三任凡八年異數也松軒隨筆己亥典試江南辛
丑擢國子監司業旋擢司經局洗馬癸卯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甲
辰遷少詹事丙午奉
命視學江西庚戌十月
上御乾清門以學士承
旨辛亥視學山東嘉慶元年丙辰
賜千叟宴己未授鴻臚寺卿國朝詩人徵略十二年丁卯年七十五
賜三品銜重宴鹿鳴十九年甲戌年八十二

賜加二品銜重預
恩榮筵宴聽松廬文鈔戊午卒年八十六國朝詩人徵略方綱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先正事略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文惠而上之湖海詩傳著有復初堂集正雅集小傳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先正事略實近日文章家所未有紅豆樹館詩話生平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識輶詩傳三十九嗜古成癖使節所涖殘幢斷碣必多方物色摹搨以歸鑒藏之盛甲於北方紅豆樹館詩話所居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瑯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履園叢話書初學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仿史晨韓敕諸碑鉤摹舊帖數十本海內書碑版者畢歸之先正事略嘗得宋版施注

蘇詩海內無第二本履園叢話因以寶蘇名其室先正事略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爲文忠作生日會即請會中人各爲題名以及詩文歌詠盡海內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履園叢話後進一篇之美稱道不去口先正事略乾隆間京師前輩以宏奬風流爲已任首推朱文正珪阮文達元兩相國而方綱鼎峙其間幾欲狎主齊盟互執牛耳紅豆樹館詩話晚歲罷官家居巋然爲海內魯靈光焉先正事略子樹培

樹培字宜泉識稱詩傳五十生於乾隆甲申臘月十二日方綱方渡海試瓊州府其夕夢筆端若有光訊之占者謂是文字祥也占者曰此兒壽命不長宜出繼異姓爲子或可免及北歸以語錢蘀石載載曰是宜爲吾子遂攜至錢家名之曰申錫字曰申之幼學時往來錢氏家篤好摹寫篆隸載曰此兒日日手作逰遷諸字我所不知也翁方綱次兒樹培小傳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履園叢話於史家年月歷朔年號

後先同異如鍾映建元考萬光泰紀元韻敘諸編尤所詳核小傳尤明於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聞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爲快其天性然也履園叢話自來泉譜如唐封演以下諸家多不傳樹培旁搜博采垂十餘年綜括成編亦可稱專門之學矣鉏豆樹館詩話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己酉授檢討充
國史館會典館纂修官嘉慶丁巳
御試三等補刑部主事辛酉壬戌會試充同考官己巳陞貴州司郎中總辦秋審處行走俸滿引
見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小傳未幾遂卒履園叢話有翁比部遺詩一卷叢輯

詩傳五十

石承山涿州人事親孝制行方鯁家窶貧母劉氏年屆八旬夙有

痰喘舊證時作時止一經舉發眠食俱廢必承山爲之遍身按摩半日半夜之久方能安息承山侍奉晝夜無倦親病少差急爲甘旨以娛之村居必市於涞水縣城須行每切囑家人毋許刻離諄囑再三然後去去必急歸四十里之遙豹雨時必返母病劇溲便污衣每夜必換易數次承山自著微破單衣躬親烘澣里人有憫其寒者贈以緜衣悉却不受以是人愈愛敬之爲請於州牧郝君旌其閭院有石榴一本有異實好事者以爲孝之所至物產發爲瑞徵云涿州續志

紀淑曾字衣孟號秋槎正雅集小傳晉子乾隆十八年舉人畿輔詩傳四十循例謁選籤仕湖北知縣授篆長陽長陽山甌小邑人文固陋爲創立書院延師講習己丑移天門縣時征緬甸兵過境需用舟車指俸給價不以累民有營兵乘舟毆舟子斃竄匿戎伍中莫獲淑曾

曰殺人者死律難宥錄案申諸軍府詰得其人置之法天門獄訟繁多積牘累年下車三月剖斷無留訟隨州匪民聚衆思不逞總督吳達善檄調攝州篆未帀月匪民聞風解散擢知沔陽州州城外有鄉曰大木林地形窪下際霖潦水漲田廬漂沒於上游築隄防禦一鄉永賴逆賊嚴金龍案起株連脅從多人叔會奉委鞫勘所活千餘人丙申授漢陽府知府所部黃陂縣有江西木商以毆斃人縣問成獄咨解到郡叔會核非真犯密訪月餘匪人果得而商冤獲雪戊辰題任湖南辰沅永靖巡道改授鹽法長寶道時方護篆湖北鹽道前任相沿鹽課積虧四十餘萬兩有奇設法籌措積其存羨以償虧項攝臬事審慎庶獄片楮隻字皆親寓目每當秋讞權其情實緩決無輕出入攝藩篆革除一切繁費禁苞苴歲癸卯情殷終養遂於是年夏奉母北歸己酉卒紀佩先府君行述有漢臯

集淑會襟懷蕭曠（續輶詩傳）觀察湖南王蓮心太守時爲永州司馬時
相倡和淸遠蘊藉獨標靈響蓋得瀟湘雲水之氣爲多（紅豆樹館詩話）有
采楚風者必以是爲冠云（續輶詩傳）

王大鶴字子野號露仲通州人（續輶詩傳）（四十四）幼慧及長博通經史爲
文務根柢矩矱先正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三充
鄉試同考官分校禮闈者再疊
簡四川雲南湖南正副主考提督河南學政所至輒以得士名累
遷詹事府詹事
日講起居注官
國史館纂修
咸安宮總裁受
高宗純皇帝特達知充

上書房師傅授
皇四子
皇八子
皇十一子
皇四孫讀嗣以親老乞歸養
高宗純皇帝恭謁
東陵
駐蹕通州
命皇子幸私第垂詢殷殷恩禮有加焉大鶴品學器識爲海內重
而持家接物勤儉寬和周急難拔後進尤見推於閭里嘉慶初丁
母憂服闋被
召命時權貴尙竊威福大鶴弗善其所爲遂不起卒年七十有一

著有嘯笠山房詩集祀鄉賢通州高志

張定國武清人太學生也至孝性成父病疽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多疾奄奄牀笫少劇則憂形於色日夜禱神割左股以食進母疾獲痊後母卒事繼母殷不啻所生殷性嚴厲未嘗少假詞色而定國尤愉悅和婉每流露於不自覺用是母子之情彌篤殷或稍有不豫見定國而即釋然戚里稱之如出一口武清縣志

李永貴武清人幼而孤家無擔石養孀母自淡藜藿而母饔飧常豐母疾篤值天寒跣足夜禱於神願以身代逾月而母疾瘳傭力於人取值以給母顓愚而知孝如此武清縣志

孫維龍字勛堂宛平人畿輔詩傳四十六乾隆二十五年進士選授徽州黟縣知縣調繁鳳陽擢卓異以罰俸銀未清部議降調引見仍以知縣用二十八年金川用兵盧文弨孫勛堂傳發四川隨木果木

營管幹珍傳雨集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溝出塌故降番使復叛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卽潛兵襲木果木大營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避入大營將軍溫福堅閉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隄於是軍心益震賊四面揉入聖武記七將軍以親兵百人搏戰與提督馬全牛天畀皆死焉維龍出營門路壅塞不可以騎與家丁四人相扶挈遇賊且鬭且行而僕不能從時六月十日也夜半月落賊火照林樾維龍行至松林溝力已憊踞倚崖壁脫帽付其僕福兒曰我死於此矣汝持此帽歸報主母知之遂拔刀自引決盧傳合州吏目羅載堂宛平人秀山縣主簿周國衡甯河人納溪縣典史許濟東安人同遇害而維龍死尤慘烈紅豆樹館詩話維龍髯而工書傳雨集嗜學若性命官鄖縣令時能以儒術爲治平訟寬征民有過犯僅予笞未嘗以惡相

加公餘與士人談文論藝邑志久不修爲加意蒐輯裒然成書又博采精擇邑中自宋迄今人之詩名樵貴谷詩選皆版行其調鳳陽也明鳳陽太守顏容暄死流賊張獻忠之難賊焚其屍血漬石成人形民舁石於獨山久失其處維龍多方訪求竟得之爲修其塋域自爲文勒碑以表其墓道事

聞贈道銜傳盧

雷鋳字宗彝號西庵通州人讀書目數行下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人宰江西崇仁縣卓著政聲充癸卯鄉試同考官其四子學濤登道光壬午賢書鋳以是年重赴鹿鳴宴奉

旨加六品秩

賞齋如例父子先後同科時人榮之卒年八十餘著有古經服緯

次子學淇高志通州

學淇字瞻叔號竹卿幼而岐嶷長尤嗜學通州高志乾隆六十年舉人
嘉慶十九年進士任山西和順縣改貴州永從縣歷充丙子乙未
同考官每慨竹書紀年自五代以來頗多殘闕爰博考李唐以前
諸書所稱引者積以九年之蒐輯頗復舊觀古榆閣叢談嘗謂孟子先
至梁後至齊此經之明文即無他左驗亦當從之爲說況竹書紀
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成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
王後元十六年齊宣王始即位以此證之較然可覩孟子至梁當
即在後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也史記誤謂惠王立三十六年
即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後十六年爲襄
王之世今據竹書稱梁惠會諸侯於徐州改元稱王故孟子呼之
曰王史謂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經考之其言可
信但卒於改元後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旣立孟子見其

不似人君乃東至齊據竹書卽齊宣卽位之二年也梁至齊千數百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孟子先見齊宣王由鄒之齊六百餘里不得云千里矣齊人取燕孟子明謂宣王時事史記於齊失載悼子侯剡二代將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於齊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司馬温公終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卽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盡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温公移齊年於後迄今已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說卽巧作調人實皆未有定論今據紀年則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王之元年凡孟子書所記古人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者以紀年推之無不合且以竹書長麻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貸九經集解嘗自云好爲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

之次無所抵忤傳箋註疏取舍多殊非敢訾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爾九經集解自序著有竹書紀年考紀年義證古今天象考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本義亦囂囂齋經義考等書通州高志

紀曾藻字文溪號小巖文安人正雅集小傳少駿偉九歲日誦萬言十五通十二經王延襄紀曾藻傳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正雅集小傳出爲縣令歷任山西陽城太平長子諸縣長子人喜事神每醵錢賽會沓麗喧闐歲以爲常曾藻立條教禁之會苦旱步行五十里詣發鳩山齋禱即雨丁母憂服闋銓廣西永福令時安南軍興羽書絡繹曾藻供頓無煩於民調貴縣貴縣界粤東高廉海匪嘯聚麼三進者遥豪桀法尤强横官不能制曾藻至則躬率民壯入山搜捕擒三進等十餘人以次抵法閭閻以安擢思恩府理苗同知以積勞卒年四十六詩宗少陵精思深湛王延襄紀曾藻傳學富才贍下筆千言立就

其古在氣其俊在骨所謂才人之作非僅詩人之作也黃世發小凝詩稾序

有小凝遺稿一卷畿輔詩傳

蕭鵬起涿州人八歲失怙家極貧母三十八歲守節撫孤鵬起漸長勤儉務農事母孝友于其弟凡事皆遵母命每外歸必呼其母不應則悲見輒喜母七十二歲歿鵬起撫尸泣血三日不食入殮時淨面水鵬起盡吸之曰吾之身體皆母之血氣也母生時惡煙忌冷歿後鵬起不敢忘一日鄰室生煙近停柩室鵬起纏大布如扇以揮之恐煙其母也至葬三日不掩棺有隙處盡塗之不令進風冢上蒙黍稭數層懼母冷也廬墓三年然後歸家每夜必至塋省視族黨皆以孝稱之涿州續志

戴聯奎字紫垣大興人舉乾隆三十九年鄉試解元明年成進士授庶吉士肄

國書散館授編修嘉慶元年擢贊善五遷至詹事擢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銜兵部侍郎歷禮部吏部復調兵部十八年遭生母憂
逾三年起署工部尋補吏部擢左都御史明年進禮部尚書充
經筵講官二十三年改兵部尚書署戶部明年兼署左都御史再
署吏部後降太常寺卿道光元年復禮部侍郎再復兵部尚書聯
奎少篤學從邵先生晉涵受經爲文有聲譽久官翰詹故雖敭歷
劇要兩充會試同考官又充雲南江西正考官會試正考官充
殿試及
召試讀卷大臣又出爲安徽山東浙江學政門下所得士最多聯
奎爲人謹慎小心始終彌篤自躋卿貳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
顧問之語未嘗一洩時有

密諭深夜自書復
奏至沒人莫能見其草尤好慎言雖家人未嘗妄發其周密如此與人交無所競大廷議有不合惟以理辨無疾言憤色退亦未嘗有所菲薄其和平如此然風節素峻在翰林久不遷掌院爲嵇文恭璜座師也將保御史列其名滿掌院某曰吾未識面何以論其才否嵇以語聯奎令往見則漫應之及舉京察又列其名某言如前嵇怒召而責之曰是汝自誤也聯奎曰有命苟不得徒往無益不然若吾師者豈有所干哉嵇咨嗟而罷大學士和珅掌院莅任屬官見者皆降禮聯奎獨長揖和訪時望爲額駙師或薦吾涵及聯奎邵辭不就和以爲愧欲延聯奎聯奎亦辭邵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爲後計聯奎曰吾師行弟子從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強邵君何爲此悻悻益重聯奎禮貌有加聯奎持躬儉自

少未嘗衣綺貴後燕居乃一緼袍曰秀才時服不可棄也每食盤疏箸肉或疑其矯聯奎曰仕宦者莫不欲有守而或改操華膴累之也惟不受華膴之樂乃不覺淡薄之苦以存吾廉不亦可乎又嘗語人云武侯天才猶一生謹慎我輩何人此心一放則無所不至矣故惟敬爲入德之基子其勉旃道光二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姚瑩撰君墓志

王振榮字漢桓號錦堂寶坻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畿輔詩傳四十八生五歲而孤伯兄敬堂亦未冠時遠在荊南風濤險阻扶櫬維艱振榮雖孩提盡哀如禮臧獲無不感泣咸拮据贊襄晏然旋里嗣就傳過目輒成誦莫晉祭王錦堂先生文性孝友禮法自持紀昀王錦堂先生傳晨昏奉毋外不問家人生產莫晉祭王錦堂先生文教子弟以忠孝相勸勉平生自奉如寒素至義所當爲則多金不惜王錦堂先生傳性尤嗜古莫晉祭王錦堂先生

文與同邑芮勵齋講洛閩之學韓歐蘇之文座主梁相國詩正深器重之或有譽之者以為王謝風流由來固遠振榮徐應云遠推江左何如近守家風辭寡者吉非尙淸也行篤者至非飾度也聞者咸服畿輔詩傳

葉世經字子常大興人受業朱學士筠之門乾隆四十二年舉人五十二年大挑以知縣用分發湖南初攝道州民俗健悍以人命為詐財計一月得四十五案擬抵者二人餘皆坐誣其風遂息逾年補瀘溪苗人雜處商賈經其地率肆搶掠守土者患之往往成巨案世經始至命一二人諭以理法苗皆輸其物予民期年囹圄遂空五十五年調綏甯次年丁內艱歸嘉慶四年服除揀發福建補古田縣古田俗多溺女火葬為文勸之民皆感泣三月餘民自毀寮房四千餘間攝侯官適古田以蘇泉一案聚衆大府以世經

得民心令同任世經歸衆遂散十年再攝侯官有倘幹者爭蜆地與他姓互毆五寨巡檢某受賄以謀逆聞撫軍調兵千人勦之世經聞卽詣撫軍曰倘幹無知械鬬或有之謀逆則未也某請親詣之撫軍曰子輕入其阻設有不測奈何世經曰某爲民牧顧聽無辜百姓被戮又奈何撫軍色動徐曰子必欲親往命保都司帶兵二百人護送其可時制軍亦厲兵秣馬矣世經馳止之旣行軍二十里外率僕役三五人至則衆已潰逃世經詢其情果與林姓爭地傷十餘人幸不死拘首從不以獻世經曰我無以復上命勢將以兵爾曹何利焉獻其首林是安世經曰一人不能傷十餘人復獻五人首擬戍餘枷杖案定全活數千人大計卓異引

見後卽投部謝病歸或問爲治如何世經曰吾初從湖南見甯遠令汪君輝祖虛心請益每事必諮後見魯太守習之曰良吏無它

視民事如己事視在官如去官則無不行其志矣吾涖政行法不敢馳逐聲勢者皆兩君之教也在古田一夕擒巨盜黃吾燦並其黨十六人平其巢民害頓除攝南臺同知聞海盜蔡牽之黨林佑父子捕而置諸法悉得其通盜書聞風遠遁者五百餘家在侯官釋被誣頂四之生員林某性伉直不善事上官二十年不遷官無悔色家居十餘年退坐手一編閉門卻掃春秋佳日步屧晴郊蒔花藝樹怡然自得不知身世之有繫牽也卒年六十五朱彬葉君墓誌銘

王書香保定人廩生綱揚子生四十日而綱揚卒母楊氏撫孤孀居貧無一椽疊值凶祲日不再食香長成母命為人贅婿香泣曰母何倚即終身無婦不忍一日離母也於是業捆屨易食以養母見母不怡輒學嬰兒嘑笑狀以求母歡終身不娶朝夕不離側母得温飽壽八十四而終當事孝之扁旌其門保定府志

李維寅字春旭一字欽伯大興人正雅集小傳父蔚字青岑乾隆二十一年進士官廣東潮州府知府有嵐秋山房賸藁春旭少篤學年十九舉於鄉乾隆四十九年會試以國子監學錄用授廣西義甯縣知縣義甯地瘠民惰維寅以勤墾種興學校爲事鄰邑有倡惑眾作亂維寅微服入山緝之散其眾調宣化適安南用兵徵輸餽餉車舟供帳之役什倍他邑維寅經理裕如而民不擾總督福康安廉其賢奏擢左州知州嘉慶二年春西隆州苗變時方署養利得替乃馳赴舊州募鄉勇禦賊總督吉慶率官兵繼至維寅上書言軍事略曰苗不足憂當安民民遭焚掠無所容且從賊而賊勢成矣古稱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盍以募爲賑民心安則賊氣奪況其急私讐恐敵愾者乎夫苗不能盡剿也宜主撫然不可不威以撻伐苗性本嗜殺承平日久驕而思逞非使力窮心餒則翻

獲未可知耳博引宋明征苗前事辨論數千言繪地圖山川夷險攻守形勢了然吉喜檄維寅隨營辦理糧餉符檄事嘗督鄉勇開隆愛山苗以木石拒山徑維寅奪其七隘破碎馬前蓋不爲動山澗湍急無舟梁衆相顧逡巡維寅縱馬涉中流衆皆奮呼以從遇賊戰擒其酋歸紅水江者黔粵之限苗恃以爲險者也造巨艦十餘將犯我吉忠之維寅夜至江察彼岸燈火滅沒使人泅而過盡斷其纜沿流鼓噪守船賊暗中突觸自相殺乃得其船渡江解册亨州之圍事聞奉

旨升授太平府龍州同知九月官兵凱旋大府檄維寅與左江總兵穆克登布留後時近江十三寨伺觀望不附維寅破高寨之匪招撫餘苗安其居民歲盡蕆功明年將引

見以案被議不果行歷署永甯全州河池各州事染瘴卒年五十

有一有廉餘詩集二卷二十八

楊燕緒字叔翼涿州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大挑以知縣分浙江毋老告近改河南時湖北白蓮教齊王氏姚之富等擁衆拒官兵淅川適當衝奉委攝淅川事縣城武職惟把總一員步兵二十名人情洶洶於是繕城郭募丁壯謂淅川爲豫省咽喉賊入則全省動搖宜厚集兵力阨要隘上其議於大府從之遂調蔡參戎范蘇二都司至境協守聞紅龍廟溝有繆名高者謀不軌與賊通江見從爲羽翼蹤跡詭密燕緒遂督兵役潛入名高家縛之搜獲白布號衣及兵器甚夥適齊王氏率賊數千侵縣南鄙之李官橋方肆焚掠旋即奔竄詗之蓋賊偵知已戮名高故驚遁乃約蔡參戎等率兵追勦捕獲教匪二千餘人置於法釋矜疑者四百餘人六月代理唐縣八月復調淅川時賊方警適巡境至城隍廟見廊下一人

顏色有異嚴鞫之乃賊黨也斬之次年補內黃縣十二月賊目張漢潮由四川犯河南復檄知淅川燕豬涖淅既久民服其威信每聞有警不以賊之緩急爲喜懼而以楊之來去爲安危焉是以四年之久賊蔓延三省卒不能越淅川一步則捍守之功爲多丁毋憂起復權知浙江蕭山縣蕭劇邑也燕豬至爲之撫孱弱抑豪強有某甲以非罪繫一訊白其誣釋之民大悅補桐廬縣獲逸犯莊以涖莊以涖者溫州戕官盜魁也燕豬才性敏決每斷一獄堂下觀者數百人見其訊判莫不頌服袁某者邑巨猾也狡賊健險爲良善害下車即擒治之奸黨斂迹治聲殷遠邇未幾以病終先是在豫時奉符檄赴宛至菊潭界馬驚逸傷一童子老嫗號咷至閣係燕豬馬收涕曰是楊使君耶使君三涖吾淅有再造恩今忍以子累使君耶行也此子即不救無怨蓋其德被淅民者深矣淅州續志

趙昺大城人昺生於河南甯陵縣生八日而母歿葬甯陵郭外勒石於壙中以誌昺歸及長念母必泣乃行乞至甯陵葬處已迷號泣露宿越半年遇舊僕約略其地掘之片石宛然負步而歸大城采訪冊

王大三河人母得暴疾家貧不能服藥割股煎湯以進母口噤不能食復滴血以飲母病即愈三河陳志

方聯聚字樹星大興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六十年大挑一等試用甘肅知縣涼州有疑獄五年不決聯聚至一鞫而服大府以爲才累委署安化碾伯靖遠靖遠有瓜果之供爲民累聯聚罷之首令移書力索之方與往復辨論而以受代還會城旋因有兵事奉檄隨營差委未至前一日官軍潰於秦州督部夜馳入成縣城聯聚聞之改道詣成上謁會督部方急求一書記草奏稿不得聞聯

聚至甚喜因授以意言乘月追賊殺數千人忽雷雨猝至不辨彼我亦折兵數百人聯聚知其辭不誠謝弗習當是時川楚賊方熾出入蹂躪鳳翔秦階之間而禮縣最當其衝遂以聯聚署縣事賊首張漢潮王三槐等時至城下或仰攻數日去聯聚守禮縣九月屢瀕於危然遠村難民輒啟關納之或以爲疑聯聚曰城以衞民此固禮縣民也奈何棄之因下令各鄉因山築堡以備賊先是有某將軍者素不輯兵所至攘奪居民衣糧羊豕嘗過禮縣呼門欲入百姓驚懼聯聚乘城與語請屯兵城外而城中具芻秣犒師將軍怒曰吾率大兵逐賊兼爲護汝城而來汝何官而敢拒我聯聚曰逐賊護城兼應距城結營爲犄角勢安用入城某官雖卑然有守土之責去留生死在將軍耳城不可得開也將軍語塞飭其衆屯於城西已而語人曰行軍以來所見强項令獨一方君耳聯聚

既全禮縣城又前後獲賊目數十人功皆未叙既受代特署委階州尋又以勘災會甯忤上官意借補肅州州同有布政使王某者從容問論語誾誾之義聯聚應聲曰誾誾和悅而諍也王默然聯聚生平爲學以剛毅節儉爲本所至倉庫無絲毫虧缺自度得禍止於失官故能必行其意不爲非禮所屈久之調知成縣成即前督部夜馳所入城也迺因彫敝之餘勞來安集稍稍葺廬舍事農桑約法疎略吏民大和然後擇其秀者自爲師課之凡在成六年訟幾息嘉慶十一年大計卓異入都引見歸調平番平番地當孔道送迎絡繹自聯聚至過境者皆戒從騎曰方君爲平番矣慎毋擾彼性剛不汝恤也明年擢靜甯州以母喪去官服除謁選廣西初至署蒼梧梧州方有水災方伯來勘從者索供張食具費不貲聯聚自出慰諭之不可語益肆聯聚大

怒叱隸出索縶之往見方伯曰公以水災故按部至此見餓殍縱横雖有珍膳當不下嚥而從者横索如此此必非公意也特縶之來請公責之方伯不懌徐曰君竟不可自責之耶聯聚起立應曰諾趨至階呼隸牽入杖之方伯大慚怒他日言於大府而大府意奇君方伯亦適以他事罷去尋署永安州又署定明州定明與安南接壤而所屬有四土州聯聚議上宜興革者數事皆不得請歎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吾將終緘其口乎二十一年補永康永康距會城二千餘里民俗椎魯爲之期年比屋聞讀書聲矣而聯聚屢乞致仕二十五年二月始得請代者至聯聚喟然曰吾乃今知免矣會當暑不得行以是年八月己丑卒於永康寓舍子履綏履鈞陸繼輅方君行狀

履毅字彥聞幼隨父任同官楊芳燦驚爲奇童中嘉慶二十三年

舉人道光六年梅曾亮方彥聞墓志大挑以知縣用分發福建署永定縣事

調署閩縣事期年卒於官年四十一張成孫方彥聞傳履籛初試吏持己

廉任事勇其宰永定時豪胡鳳兆與族人某甲不相能殺其子劫

其父棺棄深山中前令數年不能捕履籛爲書諭之反覆數百言

遣一役持往鳳兆見書泣曰鳳兆死矣會勘事釋其鄉徑出跽輿

前自首願歸死獄吏遂論如法南鄉民許開玉殺其族幼姪而逃

衘弗獲履籛禱於神開玉至厦門將浮海矣忽惝然歸抵縣廨堂

皇閒負手躑躅門吏有識者執之一訊而服求之古循吏傳鮮有

異政若斯者也陳壽祺方彥聞墓誌銘彥聞爲會城首邑事既煩且一省政治

皆得與聞大吏倚以馳上下故非久歷劇要者勿信任履籛試用

才一年未除眞而奉調非故事也以是益奮勉晨則推政治於上

官退則判決訟獄又常進紳耆而考利弊閒以賓朋酬酢日幾無

刻暇暇復校誦經史手丹鉛之不半載釐積訟五百餘事而以文行道民一如治永定其俗好鬬小不適輒持械格殺棄其尸官勿得問履錢集鄉老多方曉諭之復偵知其將鬬者卒馳往杖懲焉故終其任無械鬬者會大旱步禱烈日中體素豐碩不耐暑又憂無雨日焦悶遂得伏暑症五日而卒卒之日猶問天雨否蓋其銳於志果於行而不自知體之不支也履綫讀書尋求聞經史百家言皆好之而能貫其源流善爲駢儷文渾厚淵雅希蹤於范蔚宗詩則規槼于晉唐詞則胎息于北宋張傳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夾之典靡不綜貫尤酷嗜金石文字少壯行萬里所至深山古刹必攜氈椎與俱遇殘碑斷碣隱隱有字手自捫拓以歸如獲拱璧足所未到必屬所知代訪所積幾萬種著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稿集一卷詩五卷詞一卷河內縣志三十卷

武陟縣志三十卷永定縣志二十卷伊闕石刻錄六卷高蘅齋碑目六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卷闕志銘子駿謨駿謚孫恮吳育墓志蓋石文世其學

恮字子謹博學能文好泛覽後知其寡要乃求古文義法於桐城諸家以爲未足進求之聲音訓詁以爲未足進求之典章文物期致諸實用又嘗會稽章實齋之書以爲能推原官禮深窺六藝之精微羣言之奧旨而部次條列比之劉向鄭樵而得其精可謂專家之學恮既肆力性尤精敏初不解算術見勞乃寬筆籌算略數夕即能通其法光緒四年四月卒年三十婦趙殉之黃彭年常州二子傳

章宗源字逢之大興人原籍浙江山陰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十餘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

志考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嚮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

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孫星衍章宗源傳）始欲售之畢督部沅會楚中有兵事而止時孫星衍爲山東兗沂曹濟道欲購之未果（孫星衍譙周古史考序）初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籙降鬼僊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牽連斥革（章宗源傳）故事斥科

甲第上請故相和珅擅權變亂舊章曰我吏部也去一舉人名易耳（采訪冊）遂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不深者紉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意境寥落所館居停厭薄之焚其所授書嘗言吾教學令學徒集十三經夏殷佚禮悄爲主人焚之矣其篤好古學如此（古史考序）星衍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倚上官勢厲去其文不得宗源亦言之星衍戲曰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即去此文君如不忍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章宗源傳）宗源卒後遺書爲中書葉繼雯所得星衍得數種爲刻叢書中（古史考序）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祖大成康熙壬辰進士官檢討有試墨齋詩集（畿輔詩傳五十一）位幼承家學工詩古文事（先正事略）年十歲即下筆成章十四隨父翼官粵西永福令讀書署後

鐵雲山房因以自號（冷廬雜識三）安南入貢隨父迎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陳文述舒鐵雲傳）屢試禮部不第客黔西道王朝梧所會苗匪蠢動威勤侯勒保檄朝梧從征位爲治文書勒保大加賞異數召至軍中與計事勒保移督四川邀之同行以母老辭（先正事略）旣歸貧無以養乃乞米吳楚間出行攜二大篋一儲書籍一儲絲竹此外行李蕭然也（冷廬雜識三）當勒保征苗時檄調土兵貴州土司龍躍病命其妹龍氏帥兵馳抵軍門龍氏年十八長身白晳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間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後勒保爲龍氏執柯將以歸位位婉辭之（陳文述撰位詩集序）位丰神散朗如魏晉間人（紅豆樹館詩話）國子祭酒法式善以位與嘉興王曇常熟孫源湘爲三君詠（舒鐵雲傳）在眞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冷廬雜識三）位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佛怪

誕九流稗官之書一發之於詩爲詩專主才力每作必出新意舒鐵雲傳嘗論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爲詩無眞性情卽能爲詩亦必不工所作合騷雅矜奇灑落雖極意馳騁而無泛濫之處蓋博涉羣籍性情根柢載之以出非枵腹從事拘牽格律者比也誕之夕母沈孺人夢一僧執桂花自峨眉來覺而生故又小字樨禪云紅豆樹館詩話

劉子權字致中通州人有至性母病危將割股姊知洩於母母責以大義乃止焚香籲天願終身茹素減己算以益母病尋瘳後親喪鄰人不戒於火延其廬權抱柩欲殉人挽之不去忽風起火熄風頭止皆以爲至孝所感云通州高志

崔國祚字延齡寶坻人貢生父早逝奉養後母極盡其誠家頗饒多侍使然潔修瀡奉盤匜不欲令他人代也母病移傍母榻旁跬

步不離中夜聞呻吟立起及歿哀毀如禮邑人以爲難國祚性好書工數理每占輒奇其中其讀史王篤行諸傳輒潸焉出涕以悲蓋天性然也康熙中表其門弟國祺字永齡亦以孝聞值邑中連大水以買地濟貧及災息仍還其券鄉人多德之寶坻洪志

王殊渥字佩新號古愚寶坻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畿輔詩傳五十二初補浙江蘆瀝場大使調下砂場俸滿保薦選山東齊東縣知縣調歷城升東昌府同知調濟甯直隸州知州殊渥精敏仁恕通曉治體服官三十年大吏倚如左右手宰歷城嘉慶十八年九月定陶一帶白陽教匪爲亂殊渥偵知反狀請於大吏斬先獲教首崔士俊等以絕覬覦歷城刑人處在南校場時匪黨二千人伏南門外謀劫以叛殊渥調兵衛南校場而潛押崔士俊等於西門羅城斬之其能謀善斷皆類此事平撫憲檄總理審案軍需清查局時三

局册卷皮閱如巨束殊握手目並用旬日之間悉貫其首尾大吏
信久案非殊遲署押不定殊遲亦思有以報知己不自惜其精力
核卷牽至漏三四下一字未安不敢緩軍需報銷數百萬請查虧
空數百萬皆其手定而平反疑獄定爲信讞者亦以萬計旋有構
之於大吏者奏參冒攤軍需奉
旨革職拏問已而審係誤參開復原官分發山東歷署濟東泰武
臨道鹽運使卒年六十高雅邨古愚公墓誌有旦住爲佳軒詩二卷叢輪詩傳五十
二殊遲詩不多作然抒寫性靈時多佳句如散衙朝判牘聽雨夜
鈔書移花醒婕夢轉枕聽春潮孤燈鬪雁夜小雨落花時把其風
味皆淡而彌旨也紅豆樹館詩話
王嵩年賓垣人以貲提舉改選廣東南雄府通判嵩年性磊落不
善治家人生產而醇謹任卹鄉里稱善人中年喜壯游南北名勝

履綦我徧五十稅始服官三子皆家居惟少子旭晟夫婦偕往行至灘河嵩年以時疫歿時方溽暑一葉孤舟泊於荒野少年夫婦惟知引涕長號無棺以斂亦無所爲計也忽有老父登舟致唁唁畢問里居官閥甚悉慨然曰我有一棺願以相畀因命僕攜長年數輩上岸由山螺旋而入見村落至翁家扛棺歸舟棺輕而堅剞木爲之當時亦不知其可貴方翁之去也旭晟以斂事悤遽未遑問其姓名斂畢疾覓翁詢棺價將酬之以直再循舊路村落渺然攀於山路叢雜迷疑所嚮及問採樵人云此山口百十年前曾有一村兵燹之後久廢其址我樵此有年矣有當知之無勞空索也停舟三日訖無端緒夫婦惘惘不得已張帆而發抵家家人視其棺楠木也香溢一堂閭里傳頌以爲忠厚之報云楔階外史三

張乞人永清縣南門外貧民也父歿行乞養母止無廬舍穴土爲

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答曰今日我之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不猶愈於殘杯冷炙日夕沿門乎答曰殘杯冷炙我母甘之久矣且無所污也我愚民初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為官清白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不復強授焉為營室於城內金花巷將命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知所終濟獻堂集三

金克城字孚中一字恆甫大興人學有本原所涖有政聲宰江西之新昌萬載廣昌宜黃瑞金而於瑞金尤著又宰甘肅之碾伯安定每涖一邑計月立簿為交代總冊曰吾時以自省且不使人欺也又所至之境必寫四至八到山川地圖於屏几地勢險阻輿利

弊所繫無日不往復於懷也在磯伯湟水高店堡舊有二渠引湟
灌之廢三十餘年矣克城捐俸修復又按修皋蘭紅柳溝渠民得
長享其利在瑞金縣西南桃陽隘庵子前爲章貢上游路通閩粤
舊有石橋坍壞七年矣克城捐俸葺之凡修葺陂塘四十有六橋
梁四十有四初至瑞金手釐積年訟牒六百三十餘案嘗仿王文
成編鄉約法立約長約副約史約贊定彰善糾惡之牘邑有貢生
張永堯永亮兄弟訟產親之二人鬚髮皆白矣然氣洶洶面青白
色迺爲徐徐與說後漢樊重三世共財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等事
二人者氣色漸和又呼使近案前曰予家大父當分居時一切財
產讓不受僅取戶額數字耳後宅房漸衰替而吾大父獨享年八
十有四子六人登科者五成進士者三間世難得者兄弟耳爾二
人年皆垂老知相聚尚有幾日忍復相構耶二人噫嗚流涕相抱

持痛哭而去又條復錦江書院增膏火以朱子白鹿洞規條及桑弢甫調元大梁講院課規爲士人式蓋調元克城所師事者也克城篤志諸經議論有根柢謂易八卦方位明著於說卦傳不可移易宋儒未達乾西北坤西南之旨乃以先天圖爲伏羲所定方位易注之最古者無若李鼎祚集解所列三十餘家皆未言及此漢隋唐志亦無易圖之目朱子謂其出自陳希夷宋史藝文志希夷惟傳龍圖一篇此所謂先天方位圖者卽以之屬希夷尙無確據而況可躐加於文王孔子之上乎此論大義與胡渭樵易圖明辨相埒錢大昕亦有此論而克城一生殫力民事其貫穿經訓又如此克城旣罷官歸里居又十二年而卒翁方綱金甘肅提督史公墓碑懸巖小傳

史謙字昭和別字牧菴宛平人父名義茂學早世配同郡沈氏時年二十有五力貧撫其三歲孤側室王年二十有二矢

志同心相提抱以成其宗嘉慶閒邑人上其事有司
詔旌雙節史氏雙節合葬墓表是爲謙之母謙以兵部則例館效力敘選尉
延平之永安官二十年兩攝安沙下淡水巡檢調尉臺灣之鳳山
廉而卹下所至民親漳賊林爽文起漳化蹂諸羅南及鳳山鳳山
城自鄭氏築累土數尺耳營兵號千人分防十六七謙度不可守
誓以身殉入辭其母曰兒不克終事母矣願母自愛强飲食無復
念兒乃屬其子善載曰我死職也大母老矣吾力不能滅賊致震
驚老母罪也汝奉大母避寇亟出民吳丞芳者其人好義可依恃
居又頻海若乘閒北渡庶免於難大母安我死瞑矣處分畢徑出
禦賊不復顧賊莊大佃者薄東門謙從知縣湯大奎等開城出擊
戰甚利賊卻走至十餘里外俄潛衆右移突傳北門殺千總丁得
秋以入謙巷戰不利馳還縣廨與大奎朝服坐堂皇賊大至奮起

斫賊不殊瞋目罵不絕遂遭害大奎亦死焉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至夜百姓號赴爲義斂與大奎竝殯於縣堂大兵撤訊未集義民四起擊賊復數縣顧力不及俄又俱陷鳳山之再陷也縱火縣廨謙裕及焉百姓又號赴撥骸骨櫝之揭其官氏奉之野廟中五十三年春爽文等伏誅謙族子積丙方在軍中先趨護其櫝內渡善載始奉其喪歸事聞

高宗褒卹賜祭葬世襲雲騎尉崇祀昭忠祠子善載錢儀吉記事續纂

善載字叔輿別字松舟廕雲騎尉及引

見故事當出隸督標善載獨被

高宗旨留京營學習京營有世職自善載始係守備累官至南營

參將清操遠度不競不絿境治咸肅

大駕春秋歲事常從屬車癸酉秋畔民闌入

宮禁

仁宗自行在旋蹕善載先路清塵嚴捕匪黨九門方戒嚴善載言於步軍統領索綽羅請開城便民以安衆心仍檄巡密詗匿賊者間赦如言事定時論稱焉統領以是數引薦數年間擢中營副將軍政一等又以陸路總兵舉善載德器凝定每應變如平時

上又稔知之

登極逾月即拜甯夏鎭總兵之

命至則嚴紀律除戎器補佚馬練部曲而厚勸賞擡礮之制火器至捷善載始創爲之遂以入奏尋

敕下各鎭皆用其法尤善卹士卒因知其才否良惡怯勇奬拔皆允其任回疆五城陷善載以楊忠武遇春檄帥千人西討始扼守庫車沙爾雅揚威將軍至調隨營統吉林索倫兵爲前敵繼又以

糧運將不集委善載爲翼長總後路督運駐第九臺巴爾楚之生地莊冰澌氾濫路絕善載於第十一臺衝阿拉克巡北得沙岡處伐木開道十餘里道通運以無阻和闐大臣死事奏以善載署理並偵緝玉努斯逸匪時所過郵堡大抵空無人有獲者反復詰無從逆迹即釋之先是余步雲斬所獲者將入告邀善載連署名善載謝曰子之功也固言之卒勿著善載處事以誠而性仁讓雖懸軍荒外不易其素守如此和闐城被焚回民畏役四遁善載先張示具言使者所以勞徠安集之意速歸無恐則葺垣墉勸屯種省徵調民聞風還業歲適有秋運麵十萬斤軍中以繼餽又送絮襖袴各二萬爲冬備尋奉

命還鎮復得

旨交部議敘己丑春署甘肅提督是冬引疾歸時長子致蕃官刑

曹善畿京居十年致藩出守福甯調福州擢江蘇常鎮通海兵備道皆就養善畿頎身廣顙爲人厚重坦易其論事言盡而氣益和尚信義一諾死生無變喜爲詩工書法嗜老子道德之旨觀物從容蕭然有以自樂癸卯冬仲書諭其次子致昌大梁謂天寒不得游金焦二山但看醫書遣日耳數日病遂卒提督史公墓碑

華陽吳祖椿校